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十四 二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錄監生臣任　鑑

兩谿文集卷十二

明　劉球　撰

序

送彭僉憲復任廣東詩序

奉璽書陸道萬山絶徼水航鉅海觸蠻烟瘴雨之毒風濤之險蛟鼉虵虎之怒終歲弗遑寧處爲朝廷播教條宣德意欲使窮荒之地化爲衣冠文墨之鄉習尚禮義

之俗而不自顧其身勞而家不足如僉憲彭君毓敬之勤於督學政廣東卒著茂績於當時收美名於中外豈不足為憲臣中之翹楚者歟故其課最還官也上特勉以恭廼職公卿大夫莫不壯其行學士古廉李先生又率鄉人子弟歌詩以贈之茲亦盛矣球竊以先君與其先君編修公有莫逆之好常相與以為人生無如教子樂故球與君年幼時二大人爭出贄幣迎良先生授以經獨君得前侍御退山胡先生為依歸領易學之傳甚

早球則失所從最後始遇胡先生以得與君同捧鄉書先後第進士俱以他官相繼入翰林未幾君且膺薦陞外臺有風紀之任得展所學以惠及人致聲稱赫然如此足不負編修公之教矣球雖不似然幸托世契之久其可無辭以紀其成而期其將來之顯大歟故特序而繫以詩曰海波洶湧兮山途嶔巇人視為險兮君履為夷思廣文教兮窮極幽遠晨馳夕騖兮弗遑有偃蠻荒夷徼兮誦聲連屋椎結卉裳兮迺冠迺服嗟古之人兮化

闓者衮君勞倍之兮其績與脗有善及人兮人豈君忘令名之歸兮先德之光課最其列兮允愜輿論輶車言邁兮毋淹毋緩俾慎厥終兮天子之命君往肅將兮用迓休慶

送姚千户還赤水詩序

赤水衛隸貴州而士卒月米則仰給於蜀蜀之有司率因循苟且不定爲之所使出給有常惟月待赤水遣官上軍數貴州轉而至蜀會計合馬始以公牒定其米之

所在使往取之奸吏遂得畨緣以邀賄必滿所欲然後得便地否則定於僻遠之邑或與以陳腐不堪食之儲雖有給米之名而士卒多不得其用以故困憊無聊致有轉徙于外以求食者衛將亦不得盡禁之今年春千户姚質尚斌持軍數至蜀問米所在蜀吏停閣以邀賄如故尚斌百方譬之不能得即置而退曰與其垂首下氣於小吏胥以求一時之便孰若公言於朝乞定米所以為一衛經久之利哉乃白之衛將即浮舟道萬里至

京具陳前弊且言衛邊吏境必有宿廩乃可禦暴若食不足則軍日疲而城不可守矣上可其奏詔有司以永寧之米月給之永寧去赤水為程不三日士卒取米甚便且利自非尚斌勇決懇請不足得此士大夫義之於其行也賦詩贈焉屬予為序予嘗閱前史見古奇偉士往往能為人所不能為以致功業盛大光明施之久遠而不滅心竊慕之又每嘆當世少遇其人今觀尚斌為黷吏所激毅然發憤以言人所未言使數十年積弊一

旦掃盡而利及於人無窮豈不足為當世奇偉之士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尚斌其勇於為義者歟不然何其英敏奮發若是也使其於他義皆能為之若此其勇以守而守必固策戰而戰必捷建勛立名而勛名無不成其與古之奇偉士何間哉予因進士張諫道其事而甚壯其為人復著之文以勉其為義不惑焉

送蔡教諭赴嘉興序

選國子監生文學優者補教官員缺此聖朝求賢廣教

之令典也至是有司會考諸生得中選者三百人鍾觀為首蔡澄次之進于翰林覆考焉予與侍讀陳君汝同閱卷而苦其佳者難得久之汝同曰吾得一卷矣以示予予誦而謂曰誠佳也已而予復得一卷以示陳君陳君亦曰誠佳也遂第陳君所得者為首予所得者次之發其糊名則首蔡澄次即鍾觀蓋二人之學本優于衆故再考而再居前列而非他人所能先之於此亦可以驗抱負奇踸者自不埋没于甄别之下而吾儕任事亦

幸不昧其是非之公也澄字宗廉句容人蒙恩擢嘉興教諭朝士大夫與之交者來求文贈其行予雖與之未嘗識面然知其麗澤必將及乎嘉興子弟者因考其文而有以測其然也盖為人師之道譬猶梓匠焉其規矩之良者欲求其物之方也則從而方欲求其物之圓也則從而圓其故何也以取方員之法良于已也宗廉之文既足為儒學中良規矩矣欲其學者歸於方員夫何難哉然此特其文爾尚有本焉求乎仁義之道脩其孝

弟忠信之行潛心乎詩書之所載是則本也本之樹其中也深則文之著於外也不患不高教之施於人也不患不廣矣宗廉尚固其本以表率其學者殆將為今世有道之師其澤之所及豈有窮耶因叙以勗之

叙交送侍讀陳君行

交朋友之道在人為至切而亦至難盡也故因侍讀陳君歸省其親也特著其說於贈行詩後焉夫士大夫之相交豈徒為飲食之接貨財之通而已哉盖將資以輔

其德匡其不逮游揚其聲譽也為士大夫而不能善其所交可乎易有金蘭之喻詩有伐木之歌説春秋者有同志之言古之聖賢推明其訓欲人之篤於交際也審矣然人之趍向不同強者多自髙固者多自是忌者怨人在巳上怠者悦人不巳知故其交也常離離則不易合有能相尚以德相下以禮不相棄背於睽離之後而常顧邮于患難窮阨之中則其交也固厚矣其或内不相德外不相能紛然詆訾以相傾其為交也不亦薄乎

惟君子於人也必去其薄以從其厚然後彼此之情孚而交道為可盡也吾陳君文學行能皆卓乎在人上矣而與人交則寧自處之卑而未嘗有卑人之心寧自訟其過而未嘗招人之過謙乎有君子之風非得所謂厚之道乎今之歌詩為君贈者皆其平昔所厚之人故道其歸之榮而願其來之速若出一口是亦厚之道也球與君為同年交垂二十年為同朝交垂十年為同館交亦四三年日益久而跡益親辱君之相厚彌至而所資

於君也未涯孔子曰不知其人視其友蓋其友賢則其人之賢從可知也球雖不德幸交於君矣冀君之德業日以茂而賢名有光於天下使世之不知球者見其與賢者交亦不謂其無能焉則球之資君也豈可涯哉君閩人叔剛其字云

諸生分别詩序

聖天子在位之十九年既賜球等進士出身又還之家俾讀書俟選用球自荷恩命來於外事多不省理惟僻

居之西隅羅百書籍日呻吟佔畢其中明年受家嚴君教曰學不徒欲善已貴有以及物也汝成名來鄉里而教不及沾於物何所及哉彼姻舊子弟有來學者宜不問其俸入有無一供給其舍椙飲膳之需以獎誘其成材可也由是四方來講經質疑義者相繼其始終在門請業則有彭貫劉菁李時歐陽武劉溫良奇桂勝曁從弟玳從子鑑十人焉又明年冬球以徵命下行色日促弗暇及講學事諸生旣失所仗將告去十人者迺取韓

丈公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之句分韻賦詩交贈其別且相戒以無廢所學來請球叙夫球以膚學凉德道不中蔵材無能為世用徒服儒服從士大夫後然進之朝既遭蒙聖天子不恒之寵眷退之家又樂有賢父兄箴規資給慫慂使成人處乎塾又得與諸生朝游夕泳以講求聖賢之道誦歌文明之盛人生為樂孰有過於是哉然當其時亦不自知其樂之為樂及將分去覺後會之難得然後知向之所樂為可樂既知之又無從而

得之矣雖然諸生之去也誠能不以索居而惰進不矜小就以害于成不為勢怵貨誘以喪心而惑志不為外藝徙業時切而日磋之月琢而歲磨之以翺翔乎詩書之林府睥睨乎仁義之室堂相與羣出而鳴盛于一時流德光於後世則豈但足以樂球心於既去之後哉雖家嚴君誨球之美意與聖天子歸球之殊恩皆有替而不孤矣其懋之哉其懋之哉

赴科十詠後序

予友伍君士元與許偕赴禮闈期試于天子之廷為進士球既次第進士恩榮之盛為十題分邑之賢士夫業為詩者歌以導之又求工畫者圖其狀以華之又請文於侍御胡公以張大之且飲而告曰進士科於今莫重焉凡今之出而仕者有以賢良舉有以胥史進有以冑監發身然舉于賢良者困於使令之給進以胥史者困於案牘之供發身冑監者困于銓次之待歲月之停率不得即授一官享有禄位預其政與事獨進士無是煩

焉舉於鄉而升之部選於部而登之廷親策以試之異巾服以別之賜宴飲以樂之頒登科之錄以顯敭之官之以其品食之以其祿朝釋褐而暮輒與朝之貴士齒此所以重乎進士也而監生材吏人不與是榮焉使能礱其節行發達其所蘊蓄以効勞於國加惠利其民垂芳聲昭美烈於其身後誠有光於進士超出監生材吏人之等倫矣苟庸碌以無為昧濁之不齒尸其位以妨乎賢盡其政而疾於衆顧監生材吏人之不逮豈不為

進士玷哉伍君世宦之後氣高而材富學久而業精今往而就是科也必將為進士榮不為玷矣球也不敢不告士元於是輟飲受辭遂書以為十詠後序

送山西布政使王公復任序

山西布政使王公著賢名士大夫間彰彰矣至是上課京師予始得與叙慇勤接言論因道及夫西鄙之事公為之言昔強敵之侵凌也四境之民苦於轉輸三軍之士疲於戰守大小文武之臣非勞於籌畫即困于供億

朝廷之命使無一日不奔走於其途吾曹雖欲暫輟職務來赴課績之期不可得也今幸天祚聖明邊境平復干戈可以不事邊庭無舉烽傳箭之虞民得力於田兵得撤其戍文武之臣俱得息其肩朝廷之使至者歲不幾人吾曹是以有今日之來也雖然慢政於閒暇者古人所戒憂患於未然者君子之所用心詎敢謂敵勢衰而弛其邊防忘其守備以貽後來之憂哉故吾曹雖跡京師而心未嘗不在白登紫塞之墟焉予聞其言而益

重其賢已而有來請文為公還官行李貺者嗟乎公之
憂外患之弗靖也豈不欲捐身以勤事耶公之喜外患
之中殄也豈不欲與衆以相安耶公之慮外患之復至
也豈不欲為久安長治之計耶其心之贒於人也遠矣其
歸而能推是心以宣德化以拯人窮則表裏山河之民
必將厚蒙其恵朝廷亦將倚以為一方之重矣其功烈
之成豈在古之賢方伯下哉公名綱字存紀筠之上高
人由進士歷御史叅議用薦陞今職其政事之素良者

必本於其問學之優也予故敢以古賢之事望之云

中秋燕會詩序

居京師而樂文酒之會為吾鄉故為然會而遇有遠來之客則是會也為尤樂焉辛酉之歲陽䣙萬縣尹季丙以課績至順義王廣文善廣以終喪至適近中秋之期編修與僉謂廣文其内兄也縣尹其同年友也會不可不主其家至日酒筵盛張衆賓畢集編修言於座曰今日之會得二遠客在列於鄉故中大有光焉飲不可不

盡量縣尹復曰霽自赴陽朔不得相侍宴會於今六年
然在官遇佳時令節未嘗不憶舊游而增感慨今幸得
侍兹會敢不飲耶廣文繼之曰昔元在順義距京師甚
邇數得先生長者宴會之詩誦之輒健羡而起慕況得
親侍座隅醉亦不敢辭也吾儕於是更酬迭勸非談當
時之務即講說詩書論道德義以導飲而助懽故凡在
席者無不醉醉亦不至愆禮而失德逦循故事分韻賦
詩詩成而屬余序嗟乎中秋之為節也最佳故昔人之

賞之也樂皆至焉觀濤于廣陵者其思遠登高於天柱者其抱豁升坐於南樓者其興清羣遊旅宴於華陽之仙宫者其咏雅大合樂於南都者其情適所嚮不同而同有其樂同得垂名於久遠今是會也遠者至而近者愉尊者倡而卑者和不觀廣陵之濤而足遠其思不登天柱之高而足豁其抱不坐南樓而足清其興不宴游仙宫而足雅其咏不大合樂而足適其情其為樂也亦至矣其名之垂不垂於後也何足較哉特序其事于諸

作之首以識其樂云

送劉通判赴真定序

聖天子慮生民之未遂欲仁澤之溥施既遴選郡守賜
璽書而勵以致理之效矣至是復於府州縣各增置其
佐一員使専撫其民之未安其所未遂其業者於是咸
寧劉君彥賓得以其能考第于天官而有通判真定之
擢與彥賓交游在京師者莫不榮之求文於予贈其行
夫民之欲轉移流徙而之乎他邦者皆非其情必有不

得已也使其身不至凍餒家不乏于仰事俯育之需貨利土地不為強横之收斂則得其所養之道雖誘之以甘言齎之以厚利使之遷而去其鄉吾知其不可得也苟凍餒之不能免仰事俯育之不贍而強横之侵漁又日至而未厭則不得其所養之道雖繫之以嚴刑制之以重法使之安居而不去其鄉吾亦知其不可得也盖樂其土而重于遷者凡民之情莫不然也能順其民之情而養之又豈患其渙散不歸於理哉彥賓以練達之才

卓越不凡之志由明經捧鄉書來游胄監其抱蓄乎中也有源則發而出之外也必弘遠而無窮今往而撫乎真定之民政猶發餘波以潤乎槁苗未有不克濟者然必順而養之使其民不待其禁令而自不欲去其土然後見其化之流政之美而於皇上求才圖理之盛意為不負矣予故因其交游之請為序以勉其治之成焉

送撫州太守王君復任序

為政莫效於得民懷而世之良於為政者果皆得民之

懷乎彼明於令之下詳於法之立可以新民聽未可以得民懷也發奸伏之如神折訟獄之甚敏可以使民畏未可以得民懐也功以勸之利以動之梗則鋤之蠹則剔之可以致民服未可以得民懷也懷其民也有道惟正乎己以率之平其法以約之不煩於事以撓其生不為奇恠之行以惑其趍向使之安其業興於德讓而無凍餒之色愁吟之聲恵曰及於民而不自為德則民必懷之不忘矣昔班孟堅傳循吏曰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殆謂

是歟故吾於撫州太守王公日初之來考績也知其必有以得民之懷焉初公由進士擢令吾邑其政綽有古循吏風其後改令他邑歷官大理去吾邑二十餘年昔時濡惠之民丱角者蒼然矣蒼然者垂白矣猶能談公之惠德誦公之遺愛不置況今於撫奉璽書之重以下惠其民有年矣豈得其懷不如吾邑哉意必有秀麥之謠陽春之喻興於三市五邑間矣然公之才之德豈撫一郡能盡所展哉其進而列諸天子左右使惠加於大

衆功施於天下亦且有期吾恐撫之民懷之於他日將猶吾邑之民懷之於今日也故其歸也士大夫皆為詩予復為文以贈公行以祝公終惠其民以語撫之民未可久專公之惠

送河南叅政王公致仕序

河南叅政王公來京師欲謝事而去翰林侍讀學士李先生即其館而留之曰公年甫六十精神筋力未衰竭久鍊之才攄有餘之忠為明天子莫一方惠澤元元乃

其時也何急於置榮祿離交游以求自佚訃敏叅政公

曰吾自捧鄉書升太學擢典郡教為禮部郎叅兩藩政

事蒙國恩三十餘年不為不榮矣今仕久而志倦茍不

去位以待賢豈知止足之謂哉以故決意于投老蒙岡

瀘水間不能為知已留也明日遂白吏部不數日而賜

老之命下先生乃會同邑之士餞以酒且賦詩以贈之

命在會者皆賦之命球序之球惟楊巨源致國子司業

孔君嚴致尚書左丞其去一也昌黎子留君嚴再而無

所贈贈巨源以文而不留今叅政公之去也與二人類先生留之不得則贈以詩兼韓子厚二人之意何哉誠以叅政公之留則上之德化待以宣下之人窮待以拯猶君嚴若留而人有所賴也去則鄉人之老者得其所與游壯而少者得有所觀德而問學士之客其土者有所主吏其土者有所賓猶巨源去而鄉里增重也盖進有益於國退可法於鄉者叅政公有焉亦先生素所望之球因推先生之意以其不可留也為大衆惜而以其

勇於去也爲吾鄉人賀

駱氏溪園嘉遯倡和詩序

駱氏暨陽世族也有隱君則民守詩書家訓不忘子五人又肖其德隱君園其所居之北作亭其中日往遊焉憩焉封焉植焉鉏焉灌焉非徒覬其畦蔬之佳林果之碩以資其日之所用而已盖將於此窺夫天時之所以運地利之所以成物情之所以遂人事之所以安以博其問學之趣適其性情之樂故即其景而爲題者十有

六詠之以詩者連篇緫而名之曰溪園嘉適傳至京師士大夫屬而和之盈帙監察御史邰君宏譽其郡人也以序丐予夫欲廣園池以適其宴安之懐盤游之樂者不獨山溪之幽人處士為然雖王公貴人亦多不能忘情乎此焉然古今稱園林之勝未有過於石崇之金谷李德裕之平泉莊者而君子或不之取獨許子春之南園見稱於歐陽子之文甚至豈南園勝於金谷平泉哉特以金谷平泉侈富麗於亭臺花木間而德不足南園

篤孝友之道於遊觀之外而侈麗非所尚以故人皆輕彼而重此也予雖未造隐君以覽溪園之勝然聞其子孫甚盛而家庭甚肅所為詩又皆和平雅重無激詭之音意其必能黜金谷平泉之侈麗而篤南園之孝友矣和者之詩其將與歐陽子之文同垂不泯歟子亦何幸有辭其間哉

送梁經歷赴邵武序

予後出未及親炙侍讀泊菴梁先生然聞先進長者道其

平生羣行篤乎有古尚德君子風睹其文又浩瀚鏗鍧傑然足以追古作而埀世教常慕其賢而思接其後人以觀其遺德距今未二三年始遇叔蒙以賢良舉叔車以進士舉叔濟以才行卓異舉三人皆先生子也一時兄弟接跡仕途知名京師於斯信乎賢者之有後也今叔蒙擢邵武經歷交遊之士謂予宜贈以言予以守官行已之法叔蒙得於先生身教言命詳矣何待予言然予於叔蒙亦不能默夫承世德之光而起者其發聞也固易亦宜有以自立而後樂道人之善者得有所

藉其口春秋雖書公孫會之出以重其爲子臧之後然使會無可書之善聖人亦何從而書之哉是以君子不可不自立也叔豢之於郈武所事有其長所蒞有其民所理有其事其可不思所以自立哉蓋正身以表乎人使人有以見其德加學以資乎政使政有以由乎道君子之自立也莫先乎此叔豢能致力焉則人必謂郈武有賢佐先生有賢子矣何患乎仕不達而功不顯哉杞梓之餘頹復茂苟培植之不已則其爲材也當不減於

初叔蒙幸加培植之功予有待其為棟梁而資廊廟也姑序以祝之

送陸汀州序

正統二年春禮部尚書胡公以主客陸主事尚寔之行能薦于朝天子用為汀州知府為之寮者欲華其行以文乃以屬予昔唐貞元時有陸先生傪者以祠部員外郎為宰臣所薦出刺于歙當時人皆𦓞洛涕洟謂其不當去尚寔與傪同姓其先必本於一人也祠部與主客

皆司典禮而主事員外又皆郎官之佐也尚書之薦無
異於宰臣之薦也歆與汀皆江南富郡其壤地鄰也知
府之與刺史名殊而官一也何尚寔之行獨不聞人有
齎洛涕洟之聲色如傺者耶豈以昔之與今其時與勢
有所不同耶方唐之衰也方鎮擁兵權戎馬之跡交於
四境國家多故苟有抱奇負羆之士則人皆望其在朝
廷以扶植國本不顧其有外任所以急內而緩外也今
天下惟一四方無烽戍之虞甲兵之擾國家恬安天子

公卿惟患有司失人將無以綏吾民使不至於寒餓愁嘆恒汲汲於得賢以任之士茍被薦舉以出而守一郡撫有數十萬家之民則人莫不以為榮所以緩内而急外也以故僚之去也大為衆所惜而尚寔之蒙拔擢不淹抑於郎署也尤為衆所幸焉雖然修之為人也能是是而非非以舍己之矜從人之善其入為祠部也京師之人造焉者填門悉拒而不内其賢者竝其為歙也必有美治善化以惠澤其民無疑矣尚實至汀能守其家

法以字其民則汀之民固有所頼亦何忝乎與僚同姓而同其出處哉尚寔名徵松之華亭人其始舉進士也與予同年云

送鎦判官赴定州詩序

永新與吾安福壤連而習俗一故二邑士夫官於外者其志之所在行之所履事功之所立未嘗不交相勗而爭相先也況鎦君易直以通才敏識遊太學十餘年蓋與吾徒還往密而相磋磨之尤久者今而出判定州以

掌馬政則其内之所操外之所施當不在羣有司下然無言以贈之又將何以盡吾鄉邑舊故之情哉此諸公所以有詩予所以有序以附其行李馬夫國家之設有司所以為民也然慮掌庶事者勢不逮於典國馬之牧力不徧於督國賦之輸或有以為吾民病也又各設官以司之欲求民之安也至矣及其獘也典牧者惟欲其馬息之蕃而不念其民之困督輸者惟患其賦入之不急而不卹其民之貧致理庶事者亦曰吾惟事吾之事耳

彼牧與賦則各有所掌何與於吾哉官之署一出政之門二三民之心一而趨事之途不下十如是而欲其民之父子相親兄弟相聚不可得也於設官之意豈不負哉必也若正若佐均之以為民皆國之民也涖之不可以偏重事皆國之事也視之不可以獨輕使事體歸一而令出不二然後民得其安而于設官初意不負焉易直之効職於定也予固知其有餘能矣然必協其寮公視其政求如朝廷設官初意以寧其民則不惟定之士民

有賴亦吾鄉故人所願望焉

送江西布政使張侯赴任序

江西右布政使缺二年矣至是公卿大臣僉舉監察御史張侯文昌為之布政之位高於御史九等自御史超陞是職前此未之有也至侯始有之不待循名較迹已知其行檢之清淑器識之宏偉治法之精練卓然有以高其等夷夐出世表矣不然何以見重於廟廊受知於宸極而特蒙此無前之拔擢哉然士君子抱負所有遭

逢其時致有無前之援擢者必欲殫其智力大其設施
以茂建無前之功業然後足以副衆望荅上恩以不負
舉主之力於推轂也侯之往也得不大有所為哉予既
幸其故土之得賢牧伯而交游之士又以贈行之文為
屬則於所當為者不得不舉其萬一為告也夫江西之
人沾沐聖治之餘又賴有方面之臣克順撫之故文墨
之俗久而猶存然百執事不能無鄙暴無浪濁于其間
必思有以退之然後厲風益勵小大之政利於民者或

未行其行者或非民所便必思舉而革之然後至理益臻鄙遠之民貧者或失養流者或未歸以致田多蕪而歲或儉必思綏而業之使邦本益固懷挾才藝欲出而仕者或遏於所司其仗義守節者或旌别之未及必思作而起之使俗化益美武斷之徒侵漁之未饜必思鋤而擊之使民蠧遠屏此皆為之所當先者俟誠留意於此而又從容以盡其餘則德化必賴以盛宣所謂無前之功業固可得而建矣吾江西之民蒙其仁也尚可既

哉昔鮮于子駿收東京當時以一路福星稱之今之爲福星江西者其在侯歟侯與子駿皆蜀之良皆由科目興故敢以之望之

送僉都御史張侯復任南京詩序

南京僉都御史張侯志忠既上其績于墀下退而疏言兩淮之民有飢色而有司以甓山陽運道收其傭者累鉅萬非民所堪臣見官所棄甓山積于濟南還漕舟繈屬于途若因還舟順載棄甓寘山陽可藾兩淮民困上

既久之其同榜之士劉球竊喜其一言中肯而利及於人為甚溥檢討王君伯宣復為球言侯為監察御史南京時嘗按憲司所上獄狀有十數人罪不至死而所司坐以死者即抱狀白于都堂請出之都堂以獄成難更為嫌侯固爭曰避嫌以殺非辜不德也卒脫其人于死其守制家居也憫鄉民阨於歲儉不能自存出所束銀帶易粟以賑之由是感激富人不敢閉糴以要利人賴以生者衆其能理獄之冤拯人之窮也有自來矣豈止

一事足利於民而已哉球盖有以知其道濟於物將無窮焉何也先正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立都堂之位身之所處為已尊勢之所及為可遠固非一命之比而能篤于愛物如此苟充極是心豈不足隆國家之慶廣生民之福為世道之所頼哉以故知其濟物必將無窮也侯之行李將南也王君復以詞林諸君贈行之詩來屬球序夫侯素以愛物為心請廣所愛之道以為之告盖愛者仁之施也而仁之要在

於公無私焉是故見善而必舉之者非欲其附已也將勵天下之人使同歸于善見惡而必去之者非惡其害已也將遏天下之人使不入于惡是則仁人公無私之心公卿大臣今日之所當務况激揚濁清又憲綱之所素存俟歸而思仁其身公其好惡以舉其所職則其愛所及必溥天下之仰其澤其有涯哉

送憲副胡君赴廣西詩序

廣西與福建皆極中土之南其民之良頑俗之美惡施

政宣化之難易蓋不待辯已章章然明且白矣仕而樂於得福建不樂於得廣西者人情皆然自非有志之士其孰能免於此哉故會稽胡君宗愚以福建按察副使去喪調廣西人皆意其有不懌之色此往彼顧之懷獨士君子知胡君者以為天下無不可化之俗而俗化之移也待乎人苟得人焉以臨乎民上則不美之地可變而為美安知廣西不可為福建耶始也福建之文物固未足與中國埒及常衮觀察其地設鄉校以誨之見民

能誦書作文詞者輙與為賓主之禮奬掖勸進靡不有方漸濡之久而後其人風流儒雅道徳功業卓然有以雄天下其作而起之蓋自亥始胡君負才能有文學知名于内臺也有年茍至廣西能如常亥之盡心焉以化其民使谿峒之間蠻烟瘴霧之下持戈矢者皆耰鋤言侏離者皆絃誦習椎結者皆冠纓利爭奪者皆禮讓則他日廣西之文物當如今日之福建矣胡君之得廣西豈非其建功立名之地歟夫何不樂之有已而覩胡君果

欣然自得躍然就道畧無一毫不快于心不惟有以超乎人之意表且欲化成其俗以求副乎士君子之論焉翰林修撰陳君叔剛壯其志而屬交遊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之余三人同年友也故不慚以淺陋之詞冠於雅頌之首

送查大夫致仕還龍潭詩序

在彭蠡之浦匡廬之麓有龍潭地靈而水盛樹林叢茂霧靄欝積世謂斯潭也有龍常升降其間故以龍名潭

之上為世姓查氏所居查之彦曰濟時將致禮部郎中事而歸其子瑨供尚書胡公能子也為籍所得縉紳送行詩若干篇屬球為序球因喻以龍之為德焉夫至靈變莫測龍也方其見而與時逢也則能乘風雲行雨澤施其用以濟夫物於無窮及其潛而與時違也則必處淵瀆韜神光守其德以自養而不外蓋無往不得乎道焉故易取其象于乾以明君子之出處進退當如龍焉必動與道適然後當其可也查大夫負過人之才德由

賢科起而歷官郎署佐掌邦禮三十餘年凡典章之秩儀文之施莫不宜乎今而不謬乎古使人稱其習於禮而修於職其進也固能見諸用矣今也年力衰而仕進之心倦乃疏于朝乞歸田里雖爵禄榮於前軒裳圭組乘於後舉不足移其退休之念豈非篤守其德而不失乎自守之道哉昔李伯陽為周守藏史能明于禮以施諸世及脫駕而西則託方外之說事著述以自晦其迹故孔子謂其猶龍焉球於查大夫之歸也又豈得不借

此以為喻哉若夫林泉之下侍其歸室家有慶子弟有教鄉人故舊有所觀德則籍中之詩詠詳矣奚庸言

瓜畲鄧氏族譜序

安成多大族而瓜畲之鄧最盛蓋自梅墅翁開業垂蔭以來非惟發科登仕連世有人其以人庶而地不足為容析居橫石金谿下店漢江橫店斗塘清陂安田楓林九十數派所至未三四傳則又以地之小而謀他析者不可以數計其生之蕃也他族尠克儔球壻于鄧氏其

族人時節享祀之會間得與焉一日有誦其族之盛而問於球曰昔何以致此今何以處此球曰致族之盛在德處族之盛亦在德而非勢力智計財賄所能為衆皆曰德何如斯可以致其盛而處其盛球因告之曰財無私而事無專如某之為子能順其親誨必領而行必後如某之為少能恭其長閔其稚弱而不欺如某之尊能慈其卑養其不才以成其才如某之賢而不棄其不肖分其餘以給其空乏如某之富能濟其貧以得其道而

扶持其不得道者使不為人所困厄如其之達能顧其窮念其父之不及見而撫其遺孤子如其之生不忘乎死誠如是是謂有德德積之厚則其嗣續蕃而族各得所矣言訖而其族之長德溫顧謂其羣子弟曰斯言也可書之譜為吾宗人世世勸球辭以姑俟他日已而德溫甫即世球嘗自咎當時不能亟於順承以至終於無地以復長者之命後十餘年其宗弟晉初甫年七十有三矣攜其譜至京屬球序之球因得追書昔者之言于

其端云

送教諭蕭先生赴長洲詩序

泰和多賢者而蕭氏又世有人焉予少時聞山東鹽運副使鵬舉措政平而自守固動足為居官者楷法也已賢之後於京師覩翰林編修孟勤文章德行足追乎古而發聞於今則又賢之今復于編修所得長洲教諭彥清則儀覩美於外問學優于中有足為後學表卽者又豈得不賢之哉蓋彥清為運副之孫編修之從子能

自進脩以肖其祖肖其諸父者也予得之而益信蕭氏多賢焉及其行也飲而告之曰世之所以重賴于賢者非謂其能取諸道以自善也爲其能推善已之道以善乎人也苟賢於已矣而教不施于外澤不能及其徒則其善也獨而已矣豈所謂兼善之道哉子之於長洲也其必取夫聞於爾祖受於爾諸父而懷蓄於爾之心思者以加諸彼之子弟使得遵軌度蒙潤澤以進其德以成其才然後善及於人也廣而人之仰其教也無窮矣

彥清曰敢不思早夜罄厥能以爲長洲子弟規哉予旣
得彥清入其言復不揣固陋輙書於歌詩贈行者先彥
清名欒由鄉貢進士試禮部以乙榜奏名授斯職云

兩谿文集卷十二

兩谿文集卷十三

明 劉球 撰

序

送河南參議宋君赴任序

荆山之玉必遇卞和而後可别於凡石以重於連城夫玉與石其理之精粗異其體質之温潤燥澁不倫人皆得而别之奚待卞氏哉葢玉之為璞也儕於石而石有

碔砆者似之非遇明於知玉者往往混而莫之辯是故魏人獲尺璧以為怪物怖而棄諸野宋人得燕石深藏什襲以為至寶彼豈賤玉而貴石哉昧於不知孰為玉與石也惟卞氏知玉之尤者凡玉之經其目入其櫝者皆珪瓚之才國家之寶故見重於人長價於市而碔砆不得與焉吁世豈無美玉哉不遇卞氏而棄為怪物以寶燕石者多矣其得遇卞氏者不亦幸乎禮部尚書胡公知人之卞和也去年舉儀制郎中孫君原貞為河南

參政人皆曰宜今年舉精膳郎中宋君景仁為河南參議人皆曰宜孫君之為人賢也宋君嚴之淳安人自刑部主事轉吏部而陞禮部其負才之淵茂履行之端確處心之公而無私皆與孫君埒其為人又賢也故胡公舉之而人皆宜之夫天子所以委腹心於公卿大臣者望其能進賢以輔治而宣化也然賢者多退遜寧屈下位累跡羣衆人之中不求人之知而不肖者惟恐其不暴白使時無明公卿則不肖者進而賢者退矣必賴公

卿之明而能擇之而後賢不肖辯如也二君之得儆名天子拔於郎曹之列膺予方岳之重者其亦幸遇胡公歟二君舉而官於禮部者既以為榮復以為勸且屬予文贈宋君並致意孫君欲其竭志均力佐理河南之民使咸蒙聖化以求不負胡公之明

送彭謙進士赴天官序

皇帝御天下之明年勅吏部召用永樂甲辰進士廬陵彭君終吉在召列將行友人王仲求倡為詩贈之請球

序其端夫通一經能習為文辭拔出郡縣齊民之列為儒生以應試於方岳則一郡縣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一方儒生之列為舉人以會試於春官則一方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天下舉人之列以策進士於天子之廷則天下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所進益高則不及之者益衆而慕之者益遠舉進士豈易言哉然為進士而有官弗克稱其官有民弗克理其民守日移而行日迷聞日褻則遠而天下近而一方又近而一郡一

邑之人舉失所慕舉將心謬而舌誅之其致毁也亦備可不慎哉終吉以多識敏才見慕於郡縣於一方於天下矣又得退而修之家以涵濡其所已得增益其所未能今當出而仕於時顯於用其功業必弘遠卓異足不負遠近人所共慕矣球與終吉同升方岳而先後第進士行當駢首銓曹接武闕廷之下篤昔人所謂青雲交不可不致忠告之私以為歌詩道行者先

送禮部侍郎王公致事還武城詩序

七十而致仕禮也亦有不得謝者何耶有義存焉禮亦不可得拘矣禮所以守乎道之常可去而不去非禮也義所以適乎事之變不可去而去非義也故召公聞周公之喻而遂留石蜡必定其君而後老古之君子所以不敢辭勞貪逸於國有事之時而常謝榮樂退於世既平之後者何也審於去就之節適乎遲速之宜以求合乎禮與義也往歲禮部侍郎武城王公以年滿七十請老不得而留焉迄今三載然後果於去而不可挽其去

就遲速豈不合於古人之道哉方其初請之時上嗣大寶之日淺而西陲之干戈未息北敵之氣燄方炎中外多故佐大宗伯以賛大猷商確庶政為國家久安計也雖年已至豈忍遽釋而去以求自閒安哉故不得命而不敢固請視義之重於禮也今上春秋日以富萬幾日以親西北晏安中外實為無事百官有司各修其職大臣之所荷負於是乎少輕矣公知其有可老之期遂決意於去雖有厚禄盛位豈足繫維其心少淹其迹哉所

以必請而行於禮既得而義亦盡矣始也為義而留留而天下之人不謂其固寵終也據禮而去去而天下之人不謂其獨潔球故謂公於去就遲速之際得古之道焉雖然公自早歲從胄監出尹大邑僉憲司事轉冬官正副郎出參藩司政然後陞禮部歷官四十餘年朝之公卿大臣非其故寮即其夙契設祖都門外豈無分襟之惜耶況吾儕以友其子檢討玉故數辱公愛尤不能無戀戀之懷有是懷而無詩以發之將何以達於公哉

此贈公之詩所由作也作者二十一人咸謂球宜為序故不慚以無謬之詞冠於諸作云

送王紹肇武歸鄜序

外慼者遷業內務者成效此俗人智士所由分也益士之始學也羅列詩書朋厥輩行以遐蒐而幽討博辯而競識晝不足則夜以繼之雖窮居寂寥而不較無非欲並驅往哲榷譽當時也頃焉羣分外處凡榮華易好之物樂驕佚燕遊之人可以悅其視聽分裂其聰明者雜

然四至使其心一動志一膠必將毁業以慕之改其轍而趨之久而不歸則陷於流俗人矣有能專心壹志使在彼者不得易吾之所固顧妨吾之所素習則功日收業日就豈得不為智士哉然在彼者易向在此者易違故世之出此而入彼者比比皆是宜乎智士恒少而俗人恒多也夫子夏聖門高弟也猶曰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悦使子夏遂悦其所悦而不復樂其所樂亦將與流俗人同居惟其能不以所悦者易所

樂故終以文學名科而能不去索居之貧也後之學者可不慎哉王紹肇武從余授春秋能通大義將歸受父兄之命以有室余懼其惑於外也故為是説以曉之雖紹之父兄皆賢而善教必不致紹之外惑然防微杜漸春秋法也不可不預言之使早自辯於是與紹同游者十人分韻賦詩以繫其下

路氏重修族譜序

自軒轅支子封路始有路姓其後臨淮守温舒言中宣

帝旨得載名西漢書而路姓始著又其後兵部侍郎裦
四傳至尚書冀國公嗣恭生散騎常侍應世家平陽世
有忠勛隋唐朝得載名唐世系表而路姓大顯有弟於
常侍曰恕官躋御史大夫其子隨宦寓汴之開封祥符
邑北城子孫屢為大官能不隳平陽之家聲凡十世至
文林以明經舉宋仕元終安福州云子孫遂居州東後
徙其西下塘而分湖溪分蒜坑咸業儒志宦有汴之遺
響焉其六世曰誠明始輯録僖聞推本先繫用譜其族

以其基德自平陽也遂題曰平陽路氏譜又二世曰世昴重加參訂以補其未備於是路氏一姓自平陽而汴自汴而安福其宗支秩然不紊文物炳然有光矣昔在春秋時杞夏裔也宋商之枝也皆先代之後皆作周家之賔而杞屢降稱子位列庶邦之下宋尊稱公位躋侯伯之首聖人何卑杞而尊宋哉誠以杞自弱以滅夏之文獻宋尚能存商之祀事故聖人特加抑揚其間使後於華宗哲祖者有所懲勸以自樹立而不墜落下風也

其拳拳務成厥譜如世昂祖孫思述平陽汴之遺德以作起其後之人殆得懲勸之意於春秋乎且路族之翹楚者曰世清其俊而才者曰世白於余為内外兄弟而世清季子壁又從余課進士業方勤余故知路姓之顯將復乎陽汴之儁也用序其譜以待之

墨莊劉氏重修族譜序

余少習春秋窺宋集賢學士臨江荻斜劉公是先生所為意林權衡已慕其有功於經及讀宋史見其與弟中

書舍人放暨子秘書監奉世俱以文章理行顯於仁英二宗朝稱三劉於天下又慕其有光於國後觀地理誌並世族書具載其祖贈户部尚書式以工部郎聚書千卷因夫人陳氏授諸子為墨莊致乃考主客郎中立之兄弟五人俱得第為美官澤及其父子兄弟而益大其後四世孫除又篤修前業以重墨莊之傳生子二人繼登第其季清之守袁州且以道學名又慕其德之世積於家焉常思其人不可見思即其地見其後之人求其

墨莊遺址問其家累善至今凡幾世所聚書僅存其殘
缺者幾卷能味其餘脂剩馥而興起者先後幾人其文
物衣冠有如前日之盛否亦有父子兄弟並與計偕履
華耀尚能持其清節不棄毀否其流光遺潤及其鄉之
人有能道吾聖人之道不陷於邪說否則有志未遂間
以圖傳太史容窓翁文集之故得交淦水北劉君自貞
辱道其上世自狄而分集賢學士即其先也故其為書
樓亦欲如墨莊故事且以譜來干序因窮其始末推本

其世系考其派别甚白且悉不待即其地盡識其後人已可知其善累於家也源源不替有書樓以代墨莊而所謂千卷者盡更其舊而為新咀嚼其腊馥而作興者又將騈起而輩出今日之文物衣冠殆不減昔日之盛將見父鳴而子和兄倡而弟隨以並登要路守清節以不渝家法者接踵而來雖未見其鄉之人不知其道未道吾聖人之道然餘波所漸必皆知邪說之不可入矣球於是譜而益慕劉氏之愈遠而愈昌固不待球之序

已足以昭前開後矣而自貞乃請之勤勤不倦其亦知球之最慕其先德之久歟故球雖愚不似亦不得以序辭焉譜謂其劉來自吾安成今按吾劉氏譜亦有荻之派但其劉祖漢元王交吾祖定王發豈當時記載之偽亦後好事者附為其說歟姑置是以俟考焉

宴會詩序

吾邑人宴會於京師也有善俗之道三而矜行能榮名爵侈富商利之事弗與焉其三善俗之道何哉自鄉人

親故仕於朝者重時節邀飲不得人致而家赴於是每節定以一人為之主衆皆從而會焉以共一日之飲無忘其平昔之歡則鄉好篤而情故不至遺矣其會也少必恭長尊必禮卑譪然彼此之情交相達則禮讓興而傲慢之習可革矣凡會必有法言以相規巽語以相掖使人得以自省其過而勉進於善不至内敝之深外行之缺則忠告有闻而德義之樂趍矣有是善俗之道三又必相與賦詩以詠歌其事紀載其樂將垂之無窮文

物於是乎昭焉故是會也作之三年以國哀而停焉停之三年而後復焉復至於今又五年矣其人之離合官之轉遷不一矣而終無厭斁之期外方異邑之人嘗竊慕而復歎其不可效於此亦可驗吾邑人之睦而習俗之不薄也編修吳君與儉嘗白於祭酒李先生輯録其詩自壬子除夕始至甲寅冬凡二十二會作詩者三十三人詩總三百一十八首分為二卷而復會之作不在是列噫不為不盛矣豈吾同好之士幸得託名至於久

遠而已哉其未會者得而誦之亦必有觀感之心作起之志也吳君之有功於鄉會間豈可以小言哉特序以嘉其意

黃田八景詩序

地之過其人人之名其地皆若有所待也極縣之北有黃田焉其山蜿蟺而盤崒嵂而起皆列翠於其四面有水中其兩山而行迂徐恬潔貫四時而長清山之木多松松下有遻樵人往還扣檐相和而歌聲聞旦暮遶溪

皆叢竹昏夜漁火照暎其間錯若明星布地溪上有舊
墩橋通驛道驛改橋頹而故址餘砌猶在其山溪會處
有鉅石斷如鋸畫分置道左右世傳昔有二仙爭道爲
前至者推石蔽其路後至者奮劍斷石而路復通每冬
雪霽其峰之特峻者凍白彌旬若玉柱矻立天表陰崖
有洞風時從之出則聲鳴若雷是皆奇勝可觀然自天
開地闢未嘗見好於人能名於世必待傑特有文之士
彭氏庸質莊於其間往顧來瞻列爲八景而後時之能

詩者歌詠興焉夫染谿更名於子厚而八愚之詩作姑孰經遊於太白而十詠之誦傳皆地之遇得其人而後名也今黄田之景幸遇庸質又豈不足發人之歌詠昭人之耳目以與染谿姑孰同悉之無窮哉余故序以張之其八景之名一曰羣山列翠二曰一水清流三曰松陰棋逕四曰竹裏漁燈五曰殘橋古道六曰斷石仙蹤七曰雪峰玉立八曰風洞雷鳴

徐教授雲壑幽居圖詩序

游宦於四方能不忘其儔所居者知禮樂人也姑孰徐君民彝少襲父祖業居其邑之青山樂其地勝而幽閒夷曠有雲霞林壑居室田園之可遊息耕食也扁之曰雲壑幽居以窮經探道其間學成貢之京師掌教於南皮升教於袁之郡庠驅馳宦轍思居雲壑不可復得因圖其狀於卷以自隨所至於涖教之餘輙拂几横卷以想其雲物之所寓林壑之所止居室之所在田園之所有隣烟里社之所聚竹樹花卉禽魚之所生植飛潛益

不必浮長江泊采石登臨吳山楚水之交而其雲壑之景物人情悉可接之目融會之心胸怳然不知身在他鄉有官守之縶也夫禮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若徐君之懷舊居念舊德非達於禮而明於樂者能之乎益不可以無贊善之詞以彰其休也余故序以發作者之興

甘氏祠堂侑享嘏福詩序

祠堂非古制也然專一室處高曾祖禰神位按時日合

羣昭穆進謁其報本之度猶庶幾古者家有廟之意益紫陽朱子因時宜參酌以古制約為貴賤通行之禮誠後世所當講也今二百餘年士大夫之家能知而好之者鮮能好而行之者尤鮮余士服時常舉斯禮於家矣然位次不能不狃於時之尚中衣冠器物不能不因仍於時之所服用享祀之期儀文度數之設施不能不趨於時之便視朱子家禮猶未悉合焉獨豐城甘君孟進建祠堂其廬之東所制則惟家禮是準可謂好古能行

人所未行者矣惜余未舉踵其兩階間觀其位次之定詢其衣冠器物之用考其春秋行事之節果皆遵家禮不依拘乎時否歟然意其次昭穆以尚中竭乎報本之慶必本之家禮亦無異乎余家所施也况其子瑛與余同主事禮部又同有志於述舊典以尊祀乎先不宜無詞乎縉紳記述之末特為侑享嘏福詩五章使其奠爵受胙之際得有所誦焉甘氏系出丹陽其先有仕宋至司空者食邑豐城至今廟享其邑之孋塘司空之後有

為憲副為州守為縣尹學官者孟進之宗也世居其邑

進賢坊今祠堂在焉詩曰

於嘉玆土肇造明宇内廓其楹外環其堵栢翠松蒼周

遭庭廡畜厥陰陽開牖達戸爰潔爰修事爾列祖列祖

顯顯世澤世演司空垂裕憲副貽戩紹熈迓休郡守縣

尹承之不替播之益緬穆穆昭昭永享祀典祀典有秩

維時卜吉罇罍既滌豆籩斯實醴齊牲肴厥香孔飶庸

致孝思孝思克一是瞻是侯來祖考于室祖考既位曰

爾孝嗣克毖克劬肅將祀事錫爾永年食兹土利允康其居無圯于志衆多孫子世愈昌而熾庶哉孫子旣明且偉靡忒于儀克窮于理眺詩悅書芥拾青紫峩冠長裾世濟厥美劍水滔滔流慶源不已

王處士潛德卷序

世人誦太史公之言曰閭巷之人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志惡能施於後世遂謂士窮於下苟不為達官貴人所録將無自而名於後其能名於後者必達官貴人表

白而張大之也愚則以為士患德有所未立善有所未臻耳何患無名乎後哉苟累跡庸衆人之中而無德善可稱將何以藉口於達官貴人以能永其傳聞歟盖必有過人之行而爵禄未之加焉事業未及施焉以至没身不遂則彼達官貴人苟有文章而樂道人之善者必將哀之且有言焉以述其所有而悲其所不幸使後世知而慕之不至於淪落無聞此太史公所以傳伯夷悲許由而悼顔淵皆出於忠厚之至君子之心也是宜處

士昂霄之潛德有卷愚亦不得不因刑部主事功載之請而為之序焉昂霄素負奇氣有識量為學務大義急踐履而不事章句其於孝也至而生之者榮於有子其於弟也篤而長之者樂於有少其於友愛也切而弟之者安於有兄其自幼至壯未嘗計家之有無惟知力此孝弟友愛之道而已其平居命其族訓育其徒與鄉人故舊言亦無非舉此孝弟友愛之道益有志於善世厲俗者矣惜其未沾一命以没則達官貴人豈得默無一

言及之哉是以謳行之詞悼亡之什亹亹乎聯篇洋洋乎盈耳所以誦説乎昻霄之德者既工且至則昻霄没而名可稱於後矣昻霄諱俅吉水富溪人姓王氏功載其從弟云

雙峰先生文集序

有令德其中者不能不文於外文者宣播其德之具也不有其德而曰文足以追古作名後世非誣即謬皆不足與言文也有追古名後之文浩乎與江河同其流皦

乎與雲漢爭其輝鏗乎與金石抗其音者皆非末沿外襲所能為必有德焉為之本德有大小而文之淺深高下隨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此雙峰舒先生國輔之文所以垂至於今不忘也先生靖安人舉進士宋淳熙間歷官郡邑以廉於處已公於理物為晦庵朱夫子所嘉晦庵當世大賢也先生能不見絶於大賢而為大賢所嘉其亦大賢之徒歟為大賢之徒者必有德之士也先生之文傳至十世孫守中凡九卷合表箋啓疏詩賦記

序之文二百二十九篇葢不局於時格而一出於巳之新意是以奇正迭出而渾深俊逸之氣象相生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守中余同榜進士今為主事刑部文學政事大類其祖將重入是文於梓又見有德者之有後宜序以明之

送戴先生歸梅溪詩序

梅溪永新山水佳處也戴先生本敬罷官於衡將歸而尋泉石之儔好定魚鳥之新盟於是溪之濱人謂先生

年未老力未衰所抱負而施於外者未及盡乎其中之所有何不與世委曲以留連仕途少增其事業乃果於投閒寂寞之地將何所用其能耶球聞而語之曰先生之志固有在也夫君子之進而居得其位食得其禄出有輿馬僕隸以代其行執其役入有衮衣巍冠以尊其瞻視汲汲乎上者惟患吾忠不得效汲汲乎下者惟患吾澤未之流汲汲乎四方者惟患吾之功業有未著聲名有未揚日夕弗遑以求其意之遂道之行此遭乎

時者之所事也先生始也由進士起而職郡教相藩國
同知郡事未嘗不志乎此矣然時不可必其得焉君子
之退而優游物外左經右史前親戚而後游徒日以窮
夫天地之所以自始人物之所以生先聖賢之所以為
教近則口授之於人遠則手筆之於書將推其道以淑
乎其後以傳之無窮此不遭乎時者之所事也先生今
也乃得歸而事之況其事有可得而必乎若夫以得失
為患知進而不知退必將遵行險之途揺乞憐之尾僥

倖以苟得阿徇以取容廉恥喪而奔競之風成此小人鄙夫之事君子之所恥先生豈為是哉人以是皆知先生於進退之際確乎其有道裕乎其自得矣搢紳之士作詩贈先生歸者遂用其言為之先云

端午宴會詩序

吾邑人居京師而時節有會者常事也宣德乙卯春以國有喪罷之及再祥也而後復焉是歲端午會者十有五人而主治具者余也雖敝廬不廣又無遠方珍奇之

味與夫華麗之觀絲管之奏然牖户夙滌薫風時來菓饈隨宜蒲觴角黍又應時薦亦足以娯令節追憶會之高蹤況在會諸君尊者有容卑者有敬動以禮節故不必嚴禁申教而諠譁自息言以文宣故不必詎謟謟笑而歡意自洽酒以令行故不必強酬酷勸而衆賔自醉又繼之以吟咏使人各得暢其懷尤足以篤鄉好厚彝倫美風俗昭國家之閑暇而吾徒得優游以自適也顧其為樂不亦至哉竊思余自庚戌之歳入京至明年冬

始有鄉會當時預者十餘人又明年增至十四人又明年至二十人未幾會罷而預者亦或遷或調或歸或没及今復會則坐中能言向時事者不過五六人焉耳雖學士古廉李先生風采如故猶以子喪未預而後至者乃倍其舊焉夫以數年之内而一邑之人升沉聚散若此況歷年之乆哉昔人所謂俛仰之間已為陳迹不能不以之興懐者信乎其然矣又安知他日不有人焉思今日之會如吾儕之不能忘情於向日乎因録諸君所

賦並序以文非徒以誇今日之樂亦將以繫後來之思

送王邦英赴景陵丞序

邑彥士王邦英之擢丞景陵也來問余涖民之道因告之曰凡受命官其土者無小大皆謂之民牧盖將使之牧其民不至於失所養也為天子命官以為民牧者豈得不盡所職乎借使受人之委以牧其馬牛猶當食其所食除其所害使其生長而蕃息焉食之不時也害之不除也生息之不蕃也固失其所以為牧之職况又有

所攘焉以拔其鬣角竭其乳酪以病且瘠之則將何以逃其咎今也為天子牧斯民而不知修其職又冒焉攘其所有以觸夫不可逃之咎而不知愧者皆非所謂良牧也其良於為牧者必於此乎懼以恭其職不敢有所攘焉以取其咎則令聞優秩必將歸之或有秩不加乎其良而咎不及乎其不良者非道之常也出於時世之異也君子道常不道異故吾之望子也以其良而不以其不良焉邦英退以誦之其凡監察御史體良謂余宜

書所言為邦英譽且勗余憶邦英始也從余問舉業學通而文贍一遊場屋不得志連謁試於有司而有司連辭焉懷抱其有留連江淮汴泗間以求遇夫知已而終不遇退修其業於家郡守知其賢而薦之遂有今擢可謂伸於久屈而用於既足者也其為人敉也必良其於今聞優秩也必將有得然後見其學之行吾言之信也遂書以貽之

送郿州學正林惟盛序

余居京師友天下賢俊多矣而執禮之恭莫惟盛最惟盛遊太學師縉紳先生多矣而相好之篤莫余先故旬朔見面相與辯疑而質難往往夜分不倦至有慶事及不安節欣戚亦嘗同之是豈他人之為師友者比哉今年惟盛戰藝春闈余忝考較之列意其必在進士選中惟盛亦嘗以是自期矣乃竟列名副榜之首去進士特一間焉余甚為之惜而惟盛略無怨色於此亦可見吾師友間所守者正所順者命所信者公無私耳豈苟焉

相比附欲儌一時之幸者所能預哉已而惟盛得郿州學正將行來問其所以為教之方因語之曰子之學於余者非春秋乎春秋大義以公天下為主其是非之所以辯功罪之所以定予奪之所以施名分之所以正莫非大公之道焉聖人用是以匡天下後世之人心也遠矣學是經者可不以至公為心哉子與余之心均無所私於春闈也庶幾不昧乎春秋之為訓矣今子往而克廣是道以淑乎已以推而矜式其徒則郿為三蘇子之

鄉其習俗尚古其山川之秀鍾於人者當以時發安知其間無瑰傑奇偉之士出而與子遇耶遇則不但余之授於子者可行於彼而已子之令聞當因以起美秩當隨以至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余誠有望於子也子慎無怠惟盛曰敬受教願書以識不忘故為書之惟盛姓林洪之新建宦家子其尊府貳令君退休有年惟盛益能守其家法云

送方侍御序

量能而授官者朝廷之首務今昔之通典也而今時御史之職獨難於得人始以吏部選用監生進士之有才質者為之久之而賢不肖均焉乃罷而用大臣舉已仕者試御史事六月然後考而任之其賢不肖又均焉復罷而聽吏部雜選待選官試而考之如大臣所舉者然後任之其賢不肖又均焉得人之難如此於是都御史言進士監生所學者經所明者理所養者為有素既不任之以筮仕之初宜選其仕為中外七品以下官而治

行著者考試如初而任之上俞其言命下而首與是選者永福方員茂規也方君以宣德癸丑進士為行人三年行以茂聞績以最稱故得與選擢監察御史廣西道使其行績未著著而非進士亦不得與焉其得御史益亦不為不難矣嗟乎世之為御史者孰不欲勝其任哉然而任克勝者卒不多焉何也其剛猛之有餘者或仁恕之不足執守之素固者或風力之不逮明敏之足稱者或自矜之大過恭謹之不肆者或大體之不諳是皆

失於一偏而不得乎道之中也欲勝其任可得乎剛而能恕執而有為明而不自矜謹而識大體余惟方君是望益與新定御史之選自方君始始而得人則繼其後者不患不得人矣故因其交游有請特序以為之賀而亦有以為之期焉

送彭教諭赴長樂序

宜章地里距吾安福不甚遠其邑人官吾邑而政與民安德及民遠澤入民深莫前大尹鄜公若馮公去吾邑

三十餘年而後司訓彭先生友諒至邑之父兄思公不可復見得見先生猶見公然莫不喜而為其子弟曰先生昔賢大尹邑人也必能去爾之昏昏進爾於明明宜善服其教無違焉其子弟由是奮於自修勇於進學爭欲從其門以出身不數年而生徒之數倍厥初其與計偕者益衆焉先生以故大収善教之名而大尹公之德澤亦因以增輝而益潤於吾邑也至是先生以年滿課最陞長樂教諭兵部左侍郎鄺公大尹公哲子也以余

出其先公治下遣人來徵文為先生贈余豈得辭哉夫仕於今之世而得上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廣聖朝之化以開後學之蒙以文當世之俗惟師儒之職為然故職師儒者不必勞於吏牘之親酷於刑具之用而佐理之功常倍於百有司然亦豈無其道哉行誼之修日勤而不怠如詩所謂成人有德者師之道也問學之進日增而不已如孔子所謂温故知新者師之道也師道既立則不患其教之不效矣先生由賔興起家訓

成都轉而至吾邑而吾邑之士隨與其教之已效也如此今陞長樂又為產賢育才之地士之抱藝能以冠鄉選魁廷對者屢屢有人欲教之效於彼也不難矣雖然師道之在已者不可以不盡也能盡其道而後可以為人之模範成人之德器焉不然將何以資人之求哉況世之由師儒進而立要路超而為達官者以能盡其道也先生之於師道克盡焉則長樂雖士大夫淵藪豈足淹其足哉顯用之期行當至矣因序以贊先生之進

送李教諭致仕南歸詩序

黄梅教諭李士安先生課最在京不謀於交游不考諸蓍龜不自計其年數之未逮脫然堅以老為請吾安福之士聞而欲留之則賜歸命下而勢不可得留矣然猶拳拳不忍其去者何耶先生上世本吾邑東清陂人自曾祖以來避地廣東再徙而家蒼梧則地之去吾邑也數千里自始迄今垂百年其聲聞之不相及也久矣至先生出而仕四方遇吾邑人無分貴賤賢不肖無不禮

之至京師必求吾儕邸舍而造焉以叙契濶道殷勤訊問其宗族墳墓安否何如及去而守職於外則起居之問平安之報又常纍纍而至其厚於吾邑人也雖親骨肉不逾焉今先生歸老蒼梧即其少時之所居出其宦途之所得以師表其鄉作式於後學其為樂也固有餘矣吾儕欲復與之接一面交一言共一觴酌之歡可得耶故於其行而情有所不能釋焉因各賦詩以道之余復念吾邑中故俗散於外境而子孫襲其餘澤以至盛

且大者不少也能厚其祖之邑人如先生者曽幾人哉先生之所以厚吾邑人者念其祖也念其祖者仁厚之道也篤於仁厚之道者必思繼其祖之志而不忍委其故物余以是知清陂之烟霞泉石殆將為先生所有焉余家洨谿之上去清陂不甚遠青山喬木東西相望他日幸有歸期則與先生攜琴載酒往來其間樂閒暇而頌清平意必有日特序以為後會張本

送周修譔還鄉祭祖序

皇朝策士迄今二十科而兩浙學者與大魁之擢自四明之張信後有今永嘉周君中規其人焉中規之擢魁也又當聖天子改元之初年則其出也豈偶然哉葢必有以鍾夫浙東最秀之氣而闗夫天地極盛之運也不然何以生當其地出當其時歟士大夫於此豈得不以潤色大猷培植名教為吾斯文光者屬望之哉今年春君同考禮部會試以勤於事致疾因欲解職而去余數以士大夫之所屬望者勉留之未幾而疾且瘳雖欲去

而義有不得去者矣於是以朝廷嘗推恩榮其二親而燎黄之典尚缺修舉乃乞歸展丘壠果得請而行其同榜之士徵余文為之貺余以其所生之地與所出之時而揆之因有以知君將得以大行其志大収其名而大成其事業於斯時矣雖然君亦不可不增乎其能篤乎其行以待之焉夫騏驥之駒空冀北之羣而出適遇燕人千金之購以得售而登天閑人莫不期其鳴和鑾駕大輅馳騁乎清道之間矣然而終老槽櫪之下卒不得

追望屬車之後壓者何耶調習未至而蹄齧之性尚蹷其循良之德也君其登天閑之騏驥矣苟致力於仁義留心於詩書以盡調習之功焉其何患乎不中大僕之選而居六飛之列哉幸勉於自進以求副乎士大夫之望焉

送金吾右衛彭指揮赴南京序

南京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君欲引年謝事遣其嗣子名鑄字大用者詣闕以求代大用得代命而南侍讀周

君屬余文以貺之余謂侍讀君文章名天下如欲為大用貺則取之於巳綽有餘奚庸余屬哉侍讀君謂彭氏上世雖由武功累官至今職然大用父子雅好文學尤喜與縉紳之士遊凡兩京名能文者莫不有作而得吾所作為尤多顧其篋笥中不可缺吾子作以故為之請之余雖欲讓而義有所不可讓者矣夫世之薉武弁以樹勛名者多迂文章而弗尚其仗文德以輔治平者又鄙武事而弗為彭氏以世武之家而庭多士大夫之迹

詞苑之英華又悉為其所有非其志尚乎此心樂乎此則又何足以臻此哉雖然文以致理為先武以止戈為義其道在於濟時康為國家治安計者一也是以古之賢士建大名成大業卓然為世宗臣者必德備文武而身兼將相之任焉況今聖朝方崇文化以升世於大猷未嘗不重武舉以防患於未兆所謂文事而武備者誠宸慮之所素存也大用往踐乃職而克上體朝廷之盛意下以古賢自期待使文武之道全盡於已則欲樹勛

立名以克大其父祖之烈豈無其地哉因序以為之勗
俟其有成而復為之頌焉

送義烏劉貳尹復仕詩序

義烏往歲缺貳尹民以其丞能字已羣然疏請尹之而
吏部已選進士劉同補其缺矣竟卻所請及同至而見
丞之佐縣果有餘能民之戴丞也果出至願即自奏乞
以丞代已尹茲邑庶不違民望雖吏部執先言復卻之
然士大夫莫不以此多同之能讓而嘉丞能得上下人

之心皆足為賢也至是丞以三載課最還官與之厚者取唐相權德輿贈崔丞五字詩二句分韻賦詩贈其行兵部郎中龔君永吉尤德於丞來徵余序因問丞常行何異政乃能得人之心推誠嚮慕如此耶龔君次第為之言以故知其素有偉才敏識及佐縣政又能敷德惠明威信以綏理其民且嘗條其職所宜行而未得行者凡十數事以陳於朝無非欲奬忠良表孝節以善其俗重師儒之職修庠序之教以作起其士氣嚴考較黜陟

之令以勵廉恥平賦徭廣賑貸以閔人窮防奸禁盜以除民害皆有益於國足利於民故一邑之中無閭居其下與上者交欲推而尹之士大夫賢之於前而歌詠之於後也非溢美矣雖然專其名者不可無其實善其始者不可怠其終賢哉丞乎必實與名副終與始一然後績愈茂而人之譽愈遠内外顯要之位將有待焉一尹之得不得何足較哉丞劉姓傑名仁傑其字饒之樂平人其發身也以文學才行云

兩谿文集卷十三